

来源考究的乐器们

来到二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乐器展示,这也是敦煌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有专家去了每个洞窟,记录和整理了所有的乐器,最后统计出敦煌壁画里共出现过四千五百余件乐器,共有四十多种。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因为壁画里的乐器是非常零散的。它们有的“不鼓自鸣”,有的被人拿在手上演奏,还有的是在妙音鸟手里。

近处,从敦煌研究院借来的一套敦煌乐器的微缩模型被分门别类地放置在壁龛中。远处,从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即生产“敦煌牌”乐器的厂家)借来的一套乐器被悬挂在墙上。这套乐器是厂里根据敦煌壁画复制的,它们都有完好的共鸣箱、弦、品和柱,绝不是摆设。策划团队特地请来了谭盾的御用琵琶演奏家谢煜丹和优秀的九零后笛子演奏家范临风来演奏它们,为一楼的全息影片配乐。

提及这套乐器的悬挂位置时,策展人唐丽青表示它们并非被随意悬挂。准确地说,它们是一张壁画上的配器。于是团队就按照壁画上所画的乐器及其摆放位置,来对应着安放它们的位置。其中,有两件乐器格外引人注目。其一是拍板。就连被请来的演奏老师也曾经提出过疑问:拍板要如何演奏呢?根据推测,它在壁画中起到打节奏的作用,就像当今乐团中指挥的作用。

第二件乐器是外观极富特点的花边阮。它是阮和琵琶的结合,是中原和西域的结合。这种乐器虽然在莫高窟第220窟出现过,但未曾出现在史料记载中。于是,诸如此类的乐器就存在一定争议:它们究竟是真实存在过的,被画工写实地画入壁画,还是仅为画工的联想甚至是想象?就花边阮来说,专家认为它的情况属于前者。因为有一种名为秦琴的古老乐器,形状和花边阮非常相似,可见花边阮的存在是非常有可能的。

音乐、历史和文化的回响

其实,墙上悬挂的乐器并非单纯展示这样简单。这些乐器悬挂的位置,是虚拟形象“化生童子”被“药叉”追赶而逃跑的行进方向。一路上,化生童子会随着配乐与这些实物进行互动,比如先钻进琵琶里,再跃过拍板上,同时伴有拨弄乐器发出的声响。这一技术被称为轨道镜,这也是国内第一次在传统艺术的展示上使用轨道镜技术。所幸动画导演胡一凡颇有经验,对于传统文化也颇有研究。在翻阅了许多资料后,她定下了化生童子这一形象。相较于菩萨,童子是化生中更有趣的形象,具有较好的普及性,老少咸宜,尤其适宜向年幼的孩童展示。于是,胡一凡与徐汇艺术馆的合作一拍即合。



《乐者敦和·大音煌盛——敦煌壁画乐舞专题展》海报



中唐·莫高窟第112窟·观无量寿经变中的乐舞



中唐·榆林窟第25窟·观无量寿经变中的迦陵频伽

在看过国外的轨道镜案例后,唐丽青以为轨道镜技术的使用并不难,因为其核心技术在于虚拟形象与实物边缘线条的结合。但当真正开始设计和操作后,其难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原来在以往的特效短片中,实物的边缘线条都是直线,虚拟形象移动的路线比较简单。但是,这次的实物都是乐器,其边缘线条有不少弧线,移动路线也就变得不规则,每一条轨迹都是曲曲折折的,因此难度呈几何倍增加。

轨道镜短片的制作同样花费了大半年时间。但这块工作还没有结束:远在美国的胡一凡为了一条轨迹图带病熬夜,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因为一毫一厘的偏差而反复调试。直到虚拟图像及每条轨迹图都完美契合乐器,每个人心中的大石头才落了地。

相较于一楼全息影片的分量之重,二楼的轨道镜影片显得轻松而幽默。前者把每个观者都送回千年之前,展示出无比辉煌、高大的敦煌形象,以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后者则是带领大家重回当下,同时带回一片音乐、历史和文化回响。

一群热爱敦煌艺术的“无名氏”

说到再现乐舞的想法,唐丽青和团队认为用专题形式去渗透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最好的。正因为中国古代对礼乐文化的重视和传承,石窟壁画中才出现了如此绚烂的伎乐图像;而当这些壁画逐渐消退,留存在我们文化基因里的,也正是“乐”的精神。此外,考虑到徐汇艺术馆地处聂耳广场、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越剧院等音乐机构的中心位置,场馆作为一个视觉呈现窗口,与听觉来了一场跨界。



5.

- 1.中唐·莫高窟第154窟·演奏拍板的乐伎
- 2.宋·莫高窟第55窟·东方提头赖吒天王弹琵琶
- 3.初唐·莫高窟第220窟·弹花边阮的乐伎
- 4.中唐·榆林窟第25窟·观无量寿经变中的部分乐伎
- 5.中唐·莫高窟第112窟·反弹琵琶舞伎

纵然只是专题展览,但其工作量也可以用“惊人”来形容。展览团队为了筹备这个项目,总计阅读了二百余万字的文献资料,共计三十余本书,以“做博物馆展览”的方式,梳理出扎实的知识体系,最终整理出一条清晰的展览脉络。无奈场馆面积实在有限,所以他们把其他内容放入了画册以及二维码资料中。身为平面设计师的徐汇艺术馆馆长唐浩在展览筹备的千头万绪中,亲自操刀进行展览的画册设计,跟设计师赵玮娜一起仔细斟酌每一个细节的处理。他们不但将壁画里最美的乐舞形象呈现得淋漓尽致,还把展览里“让壁画动起来”的理念做进了画册里。

专注乐舞主题是首创,同样新媒体展示也是首次尝试,因此大家对最终效果都非常忐忑。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敬仰之心使大家充满热情和干劲。这次展览是很多不同领域团队共同完成,所有人汇成一个大团队。如此庞大的工作队伍,之所以可以那么好好地协同作战,都出于对敦煌艺术的热爱。比如,唐丽青寻找胡一凡,一找就是一年半的时间。但她从未想过放弃,就是为了找到最合适的人来呈现敦煌文化,让这场文化盛宴不留一点遗憾。

除了网罗了不同行业的人才,其年龄构成也令人津津乐道。其中有高龄的左焕琨老师,也有正值芳华的高中生们。由西南位育中学的学生担当本次展览的讲解志愿者,也是百里挑一筛选出来的。最后确定的二十几名学生,不但对传统文化感兴趣、有良好历史基础,还要接受严格的培训。每个孩子都要阅读大量资料,届时他们会从经济、民族融合、文化等不同侧重点来讲演。在这条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年轻的孩子们,正在跟着长辈的步伐,成为新的传播者。

过去,壁画的画工是无法留名的,但他们画功盖世、创意无限。而此次展览中的所有工作人员,也甘当当今的“无名氏”:他们倾注全力,只为用这场展览,向画工们致敬,向敦煌乐舞致敬,向璀璨无比的中华文明致敬! ●